

《水腔》： 承载着爱与乡愁的河流

◆ 杨子

作为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2018年“乐无穷”系列首部委约作品，音乐舞蹈剧场《水腔》继去年3月上海首演后，在不斷打磨中走出上海，于今年4月6日受“天桥·华人春天艺术节”邀约，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部结合音乐、现代舞、古调吟唱和戏剧等多种元素的跨界实验作品，以该剧编导、来自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的彭涨为原型，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苗族苗歌的一种古老吟唱的歌调“水腔”和“流水传情”的故事为基点，述说远离故乡的都市人身份的迷失与重建。

作为湖南湘西苗族的一种古老歌调，“水腔”是相隔遥远的人们对水而歌，借水寄情的媒介。随着城镇化的发展，部落的人们不断沿着河流走了出去。不想带着好奇心伫立在河边一辈子的湘西少年彭涨，最终也告别挚爱的爷爷，沿着河流走出部落、走出大山、走进城市。在成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城市人”之后，留存于身体的满足和快乐越来越短浅，对着河水给爷爷唱歌寄情的诺言也全然忘却。全剧通过六个章节：《序：现在的歌》《新腔：孩子的歌》《破腔：婚礼的歌》《变腔：思念的歌》《忘腔：逝去的歌》和尾声《不息的歌》，将一位进入现代社会进而迷失自我、重返故土重拾身份的土家族青年的成长过程灵动地展现出来。

彭涨的吟唱深沉悠远，由一张张纸片所拟像的河流在舞台上静静流淌，让整个舞台转化成一个内在觉醒的诗意空间。充满仪式感的音乐、现代舞的肢体语言，以及西方乐器与舞美灯光，将湘西苗歌古调以剧场表演的方式带入当下，用古老的吟唱和身体的律动进行一场现代与历史的对话，一场文化与身份的追根溯源。这种跨界融合的舞台艺术形式，让古老的民族音乐以一种更

加融入当下生活的方式被大众所接受，也让我们见证了东西方文化的相知、相通和相融。

音乐不是按部就班、墨守成规的代名词，而是创造力和冒险精神的发声体。一边是根植于内心的传统音乐文化土壤，一边是跨界的大胆革新和尝试，《水腔》“跨界”手法在当代音乐创作中有着巨大的能量和魅力，其传达的忧患意识、反思态度、创新观念，以及凸显的对人类情感的细腻把握和表达，通过实验性的跨界融合，建构了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审美意识。

从更广阔的层面来看，《水腔》中进行自我表达的土家族青年“涨”，代表的是诸多离开故土生活在别处的“异乡人”——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结构性问题，“无根的”、“丧失意义的个人”在一个广阔的全球范围内普遍发生。伴随全球化浪潮的进一步激荡，在某种意义上，人人皆为异乡客，这是风起云涌的全球化运动所驱生的人的生存状态，这种感觉常体现为局外人、离散人、他者、陌生人，或人群中的孤独者、异乡人等，揭示了现代人在生命旅途中的失所困境。寻找家园的“异乡人”在各种艺术文本中被凝成一种延续至今的现代人性的界定形象。这一隶属于社会学、文化研究与批评的主题，经由编导彭涨、作曲家刘闻等一批新生代的原创力量的跨界演绎，跨越地域、语言，和现代世界的文化规则，在这个春天与我们相遇。

在北京初春的夜里，人们在剧场中站立起来，在彭涨启动的古调旋律中集体吟唱，乡愁浩荡，宛如置身于对水而歌的爱的仪式中。在那一刻，每一个置身于其中的人，似乎都找到了心中那条隐秘的，承载着爱与乡愁的故乡的河流。

读书活动，让人喜欢让人愁

◆ 王宏图

近年来，各种类型的读书活动纷纷浮现在我们生活的大都市的诸多空间，渐渐构筑成了文化生活中一道鲜亮的风景区。原本隐伏在密密匝匝书页背后的作家学人先后登台亮相，与热心的读者近距离亲密接触。曾经有人戏言道，如今读书的人越来越少，而有关读书的活动却越来越多。但这毕竟是戏言，作家学人从常人罕有机会光顾的象牙之塔中走出，与众多读者面对面交流，这种体验往昔的读者很少有机会享受到。

与其他众多的艺术类型不同，文学或人文学人的写作，常人很少有机会目睹其过程。在戏剧、舞蹈艺术中，演员表演的过程与观众观赏的过程在时空上是合一的，尽管先前为了达到完美的艺术境界，艺术家们度过了多少个幕后排练的日日夜夜。至于绘画、雕塑，人们也有机会一睹其创作的过程，一根根线条，一抹抹色彩，一块块泥土经过他们的手，被奇妙地组合在一起，而作家学人，他们的创作过程相比之下，则要隐秘得多。且不说那或漫长或灵感萌动的构思阶段，将脑中的思绪情感诉诸抽象的文字符号，落到纸上或屏幕上，原本没有多少观赏性可言，更何况许多人在这一吐丝孵化的过程中，有着种种难以想象的怪癖。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据说写作时要将双腿泡在盛满水的木桶中，不少人写作时根本不允许旁人在场，甚至家人也不例外。据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子女回忆，在他们幼年的时候，每天上午父亲工作期间，书房便是不可擅闯的禁地，否则便会受到严厉训斥。而读者接触到的书本则已是他们长年累月劳作的结晶，最后的成品，生产的过程一概隐而不见。只有在那些留存下来、涂满了众多修改痕迹的手稿上，人们才能依稀窥见那寝食难安的艰辛过程，才能领略到“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的意味。

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在林林总总的读书活动中，与心仪中的作家学人面对面交流，在某种意义上是步入了一个特殊的气场：那是创造者与接受者之间互动交流的气场。大凡爱书者多半会有

这样的经历，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或多或少会对其意蕴含义或作者的用意产生好奇，生出疑问。如果手中捧读的是古人的作品，那只有请教专家或工具书了；而面对当代人的作品，一则由于生活在同一时空中，共享着某种不言自明的背景知识和生活感受，二则可以当面交流，释疑解惑。虽然时新的阐释学已不再将作者的寓意置于文本不可撼动的中心地位，屡屡宣称“作者已死”，文本一旦成形，便会衍生出多种意义，不受作者原意的控制，但无论如何原作者的意图在作品文本中还是占据着不容抹杀的重要地位。他或许不是作品意义的最终源泉，但也一直参与着意义的生成。而读者通过与作者的交流，也能加深对作品文本的理解，亲历创作者的风采，修正原先的成见。

然而，读书会活动的遍地开花也潜藏着某种疑虑。以前，大部分作家对于读者是隐而不见的神秘人物，如今，与众多读者打成一片，拉近了距离，这自然是值得称许的现象。但一些读者却因此舍本求末，他们热衷于赶场子，一睹作家学人的真容，但不知不觉间将阅读忘诸脑后。少数忠实的粉丝如追星般地参加读书活动，几乎每场必到，提问、签名一概不少。但一年下来，扪心自问，他们究竟读了多少书，获取了多少精神的养料，则是一脸茫然。如果是这样，读书在他们那儿已异化为纯粹的娱乐消遣，沦为日常生活中雅致的装饰品，而失去了求知求美、自我提升的本意。

此外，由于市场激烈竞争的巨大压力，一些读书会已变身商业味十足的图书推销会。为了大面积赢利、占据市场份额，诸多读书活动为吸引人们眼球大肆炒作，片面夸大宣传，将读者引入歧途。在这种场域中，具有内心定力的读者常常不为所动，他们才是成熟的爱书人，不为一时的潮流所左右。而成功的读书活动，则是要培育出更多具有主见、有较高品位的接受者，这样图书市场才不致于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以浪漫为名

尼基塔·博里索·格莱布斯基 ——记俄罗斯小提琴家

◆ 廖希

4月13日晚的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音乐厅迎来了一位年轻的俄罗斯小提琴家尼基塔·博里索·格莱布斯基(Nikita Borisov-Glebsky)。这位被媒体誉为“金奖王”的小提琴家刚三十出头，且因其斐然

的音乐成就获颁“俄罗斯功勋艺术家”称号，成为该称号最年轻获得者。作为一名早年包揽西贝柳斯、克莱斯勒、柴可夫斯基等重大国际小提琴赛事的最高奖获得者，尼基塔的不俗音乐技艺已获得了广泛认可，此次的音乐会是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参演节目，是他今年中国巡演的重要一站以及沪上首秀。这一晚的东艺主厅上座率极高，可见沪上观众对小提琴的一贯热情以及“金奖王”招牌的吸引力。尼基塔与钢琴家格奥杰·柴伊兹(Georgy Tchaidze)此次为观众准备的曲目主要集中在最受欢迎的浪漫派作品上，十分具有可听性。从上半场的法国作曲家塞萨尔·弗朗克《A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与波兰作曲家亨里克·维尼亚夫斯基《浮士德幻想曲》，到下半场维也纳作曲家弗里兹·克莱斯勒脍炙人口的三首为小提琴与钢琴作的维也纳舞曲与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故地回忆组曲》《忧郁小夜曲》及《谐谑圆舞曲》，这些作品都诞生于小提琴艺术黄金时期的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且都是小提琴曲目中的经典之作。

以法国作曲家弗朗克《A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作为开场曲并不令笔者感到意外。尼基塔早年在莫斯科学习多年后，又前往欧洲跟随包括法国小提琴家奥古斯丁·杜梅在内的诸多西欧名师学习，他对法国等西欧音乐作品的演绎自是获得名家真传，令人期待。尼基塔与格奥杰演绎的这首奏鸣曲十分具有法国风味——纤柔而富有空气感的音色，流畅的节奏与饱含内在激情的动力，整体演绎风格浪漫细腻。随后的《浮士德幻想曲》叙事感十足，这首以歌德同名诗剧创作的幻想曲音乐取自古诺的同名歌剧，再由著名小提琴家维尼亚夫斯基改编为幻想曲性质的小提琴炫技作品。尼基塔的演绎成功地用不同的音色及奏法刻画了主人公“浮士德”的不同性格，其中咏叹调式的动人旋律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演奏技法都如一幕幕戏剧一般以极高的质量完成，与钢琴家一同为观众讲述了一个曲折但最终走向自由辉煌的浪漫主义的音乐故事。

如果说上半场是资深小提琴乐迷的心头好的话，下半场作品则更为古典乐

迷熟悉。克莱斯勒的小品《爱的忧伤》《美丽的罗斯玛琳》与《爱的喜悦》三首维也纳风格圆舞曲是最受欢迎的小提琴浪漫小品，曾获得克莱斯勒国际小提琴比赛金奖的尼基塔演绎得极具个人特色。依然细腻的小提琴声线在尼基塔的演奏下将《爱的忧伤》诉说清雅而淡然，并不过分缠绵的节奏处理使这种气质更加明显。《美丽的罗斯玛琳》演奏得活泼轻盈，《爱的喜悦》也尽显狂喜之色，后两首都以极其流畅的步调演绎，略少了些维也纳小曲惯有的闲适之风，却也添了不少炫目之感。

此后柴可夫斯基的一系列小提琴作品笔者认为更为精彩，一来也许因为是两位演奏家更为熟悉的音乐母语，二来许是因为两位演奏者的此时

已渐入佳境，在舞台上的感觉更加挥洒自如。尼基塔一改前面纤细有余的音色，在老柴的作品中以更具穿透力且深沉的声音将作品中内省性的情感表达出来，《故地回忆组曲》中的“沉思”与“旋律”耐人寻味，“谐谑曲”则有力而富有内在冲突性，仿佛回忆中的桥段插曲。压轴的《忧郁小夜曲》及《谐谑圆舞曲》则饱含了更深的柴氏情感，尼基塔演绎的《小夜曲》由渐渐浓烈的忧伤与内心纠缠最后化解为飘入云天的释然，令人动容与回味，《谐谑圆舞曲》则将柴氏独有的优雅与热情力量糅为一体，演绎出狂欢般的炫目感。现场爆发热烈的掌声与喝彩，并邀请演奏家返场。

两位演奏家在热情的掌声下返场四次。十分令人惊喜的是，第一首返场为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选段，在演奏到第一句就获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随后分别还加演了斯特拉文斯基选自《彼得鲁什卡》的“俄罗斯舞曲”、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以及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曲曲饱含激情，技艺精湛，令观众大呼过瘾，深感不虚此行。值得一提的是，整场音乐会的正式曲目中虽未将俄罗斯作品作为主要内容，但在加演中增加了两首，使得俄罗斯作品比重占了一半，笔者认为也是演奏家们表现最为精彩的曲目，看来音乐母语依旧占了上风啊。

此次音乐会以浪漫为名，由两位俄罗斯的年轻艺术家向沪上观众呈现小提琴艺术黄金时期的经典之作，是音乐艺术的飨宴，更是以此为名中西文化交流的美事。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